

守护未成年人暑期环境

15岁女孩求助医美暑期“大换脸”

未成年人医美热调查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张茗

“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很会打扮,感觉自己长得很土,所以很自卑。”

今年暑假成了15岁的上海高中生唐欣(化名)眼里的关键期。她决心要在这两个月内“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

暑假期间,一个个稚嫩的少年成了医疗美容机构的常客。他们还未成年,就被美容顾问催促着做各种项目“拯救垮脸”。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有医美机构在暑假专门推出针对中学生的“假期焕颜计划”,通过“暑期特惠”“学生认证享折扣”等营销策略吸引未成年人,还有医美机构声称可以绕过家长监护实施手术。有些未成年人才十五六岁,就是医美机构的常客,对美白针、肉毒素、玻尿酸等医美产品的功效如数家珍。

为了缓解“容貌焦虑”

暑假即将结束,15岁的北京女孩梁月(化名)说自己“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按照梁月的形容,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烦恼是镜子里那张不对称的脸,“存在大小脸”。最初她尝试过各种瘦脸操和按摩仪,但收效甚微,“刷社交媒体时,看到无数张精致无暇的面孔,我愈发觉得自己的脸不对称得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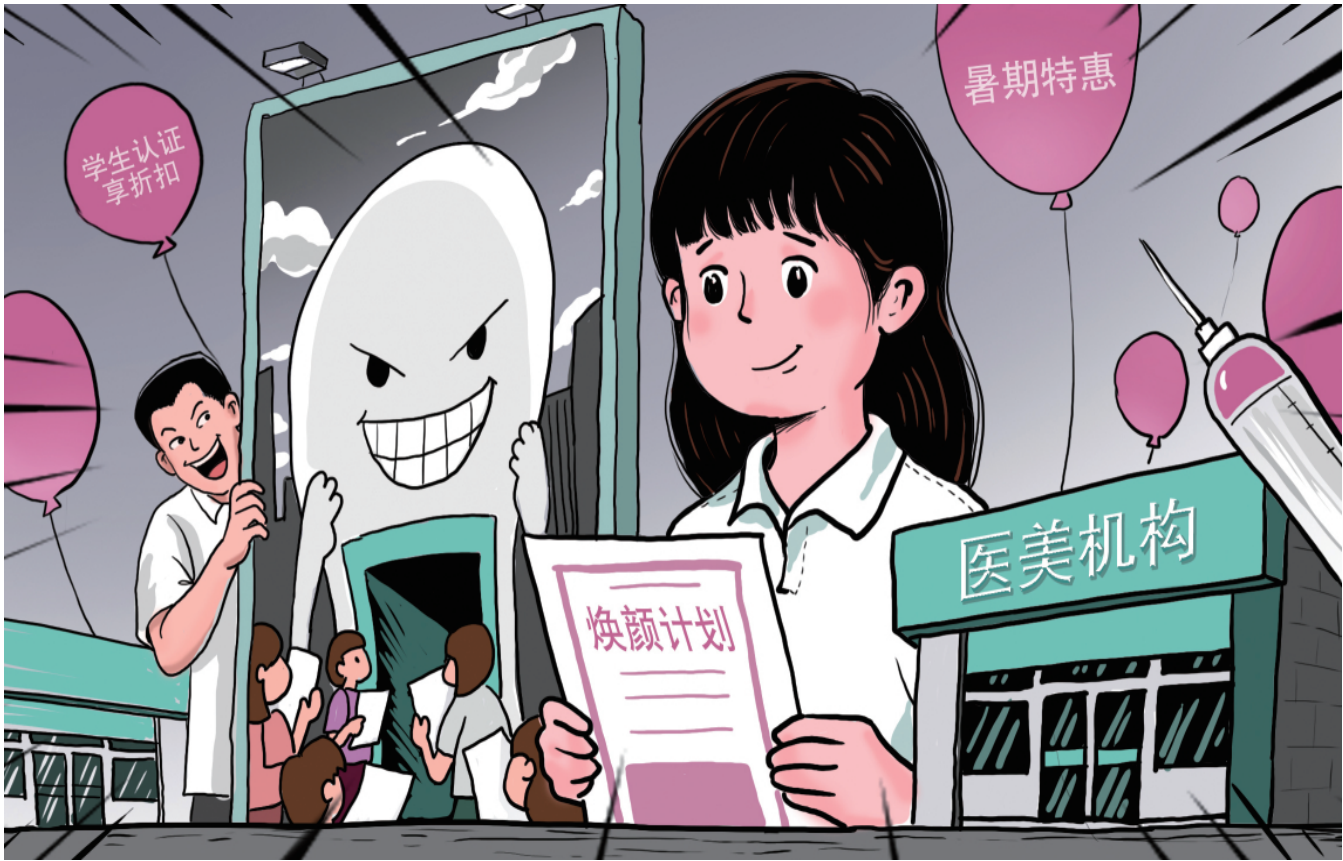
在对家长软磨硬泡一段时间后,梁月的母亲终于松了口,在今年7月8日带着她前往北京某整形美容外科医院。签署了家长知情同意书后,医生为梁月注射了肉毒素。

“当时医生也劝了半天,解释正常人的脸都不是完全对称的,希望等我成年后骨骼稳定了再说。但追求美还要等成年吗?我看了很多帖子,大家都说‘早美一天是一天’。”在梁月的认知里,注射肉毒素“没有恢复期,注射完脸上只有小针眼”,而且这个刚初中毕业的女孩还有这样一套逻辑——“做医美和年龄没有关系,和面部状态有关系,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做适合自己的,感受自己变美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有这样想法的未成年人不止梁月一人。两年前的暑假,在母亲的陪同下,天津的李糯(化名)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花费5800元做了定点微创双眼皮手术。那年她16岁,“一直对自己的眼睛不太满意,想着干脆早点改变自己”。

同样在两年前的暑假,17岁的北京女孩周芳(化名)决定为自己“换张脸”。追求大眼,所以她先开眼角再提眉,之后又做了埋线双眼皮手术,总计花费8000元。为了改善皮肤状态,她还花1万元注射了玻尿酸。周芳说,原本还想隆鼻,“但手术费用需要好几万元,父母没同意”。

“我隔几天就会婉拒至少一名未成年人的整形要求。”北京一家整形外科三甲等专科医院的赵医生告诉记者,除了唇唇裂、小耳畸形等明显问题外,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医美整形。“因为18岁以前面部骨骼尚未定型,接受整形手术会严重干扰自然发育,造成永久性伤害;抗衰老类医美对年轻肌肤是破坏而非保护,反而会加速皮肤老化。”所以,根据我国相关规定,未成年人咨询整形美容项目必须有父母陪同。”



不少未成年人选择医疗美容,原因何在?受访者的回答基本离不开“容貌焦虑”。

来自吉林的高中生小娜今年暑假计划隆鼻,因为“还有一年就要上大学了,同学经常在一起聊‘拼成绩拼颜值’‘开学军训变校花’‘人美运气都会好’”,加上刷短视频经常看到‘普通女生靠医美改变自己’的事例,我深感自己再不做准备就真成‘土包子’了”。

“做医美整形之前觉得自己不好看,很羡慕身边长得好看的女生,所以很迫切地想要变美。”来自广东的李霞(化名)从16岁开始接触医美整形,做过光子嫩肤、黄金微针、激光脱毛、玻尿酸填充等项目,总计花费超过10万元。

制造焦虑者难辞其咎

谁在制造“容貌焦虑”?

“注射‘轮廓,开学秒变校花’”“暑假逆袭计划,从放弃双眼皮贴开始,再不做就要丑着开学咯”“高考后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平扇双眼皮”……

社交平台上,各种话术鼓吹“暑期变美”的医美广告帖不计其数。

记者随机询问其中位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十余家医美机构,在以未成年人家长身份进行沟通后,收到了多个医美机构发来的未成年人进行医美的事例。

例如,有机构给记者发来手术案例“14岁小朋友中考完在妈妈陪伴下过来做双眼皮手术,期待小朋友后面的恢复”,满口承诺“看你女儿条件,更小的我们都做过”。

另一家医美机构则直接公布了未成年女孩的前后对比照。“16岁妹妹来求妈生鼻(记者注:自然又好看的鼻子),只是做了个鼻子没想

到变化这么大。”视频中,稚气未脱的16岁女孩在术前被评价为“山根低,鼻基底凹陷,正面看没有鼻梁,鼻头鼻翼肥大”,并展示出其术后的“美照”。在该视频评论区内,有大量诸如“16岁可以打瘦脸针吗”“14岁可以做吗”等问题,都得到了机构的肯定回复,并让其私信进一步联系。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青少年医美热背后,制造“容貌焦虑”者难辞其咎。

在北京从事17年医美工作的王亮看来,当前这种未成年人整形热很不正常,很多未成年人是被“种草”平台的文案吸引,在对自身认知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去做一些整形手术,想拥有与某明星一样的嘴唇、鼻子。而一些医疗美容机构的广告宣传为了吸引顾客消费,传递“颜值至上”的价值观,公然塑造畸形审美观。

手术风险被刻意弱化

与医美火热程度相比,记者注意到,机构工作人员在介绍相关医疗美容项目时,会使用“很简单,恢复很快”“注射技术都是最先进的,微创,什么都不影响”等表述,仿佛做医美项目毫无风险隐患。

在此次调查中,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做手术是否有风险时,联系到的医美机构都给出了相似的回答——“不会,没什么风险”“我们这边最小的客户15岁”“做双眼皮手术用的都是局部麻醉,都不用全麻,没有什么风险”“只要家长签字同意,没什么风险”“我们给很多未成年人做过,都是技术很好的专家,您可以放心”“越早做,恢复得越快”。

专家提醒,医疗机构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需进行充分、详尽的风险告知。据北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介绍,医美机构与未成

年人签订医美协议需以监护人同意为前提。除非未成年人年满16岁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否则其签订的医美协议效力待定。

在此次调查中,记者以16岁未成年人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了10家医美机构欲单独去做医美手术,有9家拒绝了记者,表示“未满18岁不建议做医美”“未成年人需要家长陪同”,但仍有一家民营医美机构回复“未成年人可做,不需要家长知情也可”。

对方随后给记者发来了双眼皮手术的报价单,最低1680元,最高8800元,并表示“越早割恢复得越好”。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对方还发来了其他未成年人的案例,比如“这个女生也是17岁做的双眼皮,妈妈不知道,自己攒的钱”。当记者假装自己暂且囊中羞涩时,对方开始给记者“支招”：“首付50%,剩下的每月付1000元,你就写个欠条每月付就行,直接转账。”

社交平台上“开学秒变校花”的广告、医美机构“年龄越小恢复越好”的承诺,一步步将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推向手术台,却对其面部骨骼未定型、术后可能出现的伤害避而不谈。

“手术风险被刻意弱化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赵医生明确表示,医美机构开展美白针、光子嫩肤等项目绝不比割双眼皮、隆鼻等整形手术更简单,也不像某些医美机构所宣传的“无风险”。“个别医美机构罔顾法律规定,未经家长同意就为未成年人服务,这种对生命健康与成长规律的漠视,不仅违背医疗伦理,更可能给未成年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埋下长久隐患。”

漫画/李海英

□ 本报记者 赵丽

长时间脱发、捂不热的手脚,无法集中的注意力,200米跑步都无法坚持……

14岁的北京初中女孩王婷(化名),157米,70斤。“理想体重”的代价,是她急转直下的健康状况。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暑假期间,一些爱美的青少年采取极端化减肥方式,通过极端节食、偏执运动等盲目减肥,“减”出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减肥产品商家、减肥机构把目光瞄向未成年人,打出“专为儿童设计”“校园萌主”等旗号,让一些未成年人心动,让正在生长发育中的未成年人走向对“过度瘦”的追求。

暑假刚开始的时候,王婷就为自己制定了减肥目标——至少要瘦到70斤,这样穿制服裙好看。一开始,她只是戒掉了零食,克制自己只吃三餐,再是减少每顿饭量,坚决不盛第二碗。但是,减肥进展并不明显。由此,王婷对米饭产生了“恐惧”。

渐渐地,食物成了王婷的敌人,“连正餐也不敢吃,吃一小块肉,我会焦虑一整天”。

在她加入的一个暑期共勉减肥群里,好几个群友和她一样,是趁着暑假减肥的中学生。“有的人在我看来已经挺瘦的了,还是一味要降体重。我们每天在群里报吃了多少东西,多吃一粒米都感到罪恶。”

记者见到王婷时,她小脸尖尖,几乎可以用皮包骨来形容。经过一个多月的“纯饿”,她确实瘦到了70斤,但走两步路就喘,晚上失眠,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并不是健康的瘦。去亲戚家串门,长辈们都让我多吃点饭,说我瘦得像僵尸”。

身体健康状况一落千丈,王婷后悔不已。现在她只想让自己变正常,“如果我好好吃饭,能回到最初吗?”

让王婷燃起减肥念头的,是在社交平台上频繁看到的“女孩要有小蛮腰,超过两指宽就是粗腰了”“白幼瘦才是极品审美”之类的帖子和短视频。

“过度关注外貌和体重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自卑、焦虑和抑郁情绪,很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青少年容易陷入对完美身材的无尽追求,可能因此导致厌食症或暴食症等问题。从‘A4腰’到‘精灵耳整容’,层出不穷的审美标准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让许多青少年在比较中迷失自我。”在北京从事儿童心理咨询工作的陈静(化名)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说:“‘白幼瘦’审美已有低龄化趋势,节食减肥,身材焦虑现象也渗透到中小學生群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不符合‘白幼瘦’标准的照片或视频被人指指点点,并恶意评论,更是加剧了偏激审美观念的传播。”

记者调查中发现,有些减重机构在宣传方面有不少“花招”。比如,四川某减重机构推出的暑期减重活动,为了强调身材体重对孩子的重要性,贴图十一二岁女孩子从“肉嘟嘟”到“小蛮腰”“瘦出骨感”,着重展示孩子胖瘦前后对比图,将孩子减肥称为“自我身材管理”,配有口号“到学校都自信了”等。

在采访中,有家长反映,孩子暑假期间想要控制体重,为此曾在网上检索相关“攻略”,“但好多帖子一看就不靠谱”。比如有帖子称,孩子要想快速瘦下去可以过量运动,反正孩子恢复得快;有减肥博主表示每天只喝水或只吃蔬菜,一个星期孩子瘦20斤不成问题;更有减肥博主倡导青少年断食,每天要长时间保持饥饿状态。

近日,记者以16岁高中生的身份在某社交平台发布“求高效率减肥药”的帖子,接连收到4条推荐减肥产品的网友信息,他们都大力推荐某款减肥产品,并着重强调不是“药”是“食品”,简单吃就能瘦。比如某减肥“糖果”推销商表示,自家产品吃了之后能维持饱腹感,一个疗程298元。记者向其询问成分表,对方却迟迟不回复。

有网友私信向记者推荐一款号称不含咖啡因的“奶咖”。记者与其沟通过程中,对方先劝导“别吃减肥药,对身体不好”,然后话锋一转提出“我倒是有一款自用产品,我只信这个,表妹也在吃”,随即发来一个私人聊天账号,暗示可以加好友咨询。记者添加该账号后发现,这是个卖“奶咖”的商家,其宣称“奶咖”作用是“燃、调、阻、塑”。当听到记者自称16岁时,商家表示16岁代谢能力更强,吃了产品效果翻倍,一个疗程就能瘦10斤到30斤。

记者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社交平台上,有部分自称“营养师”的账号,直接发帖宣传鼓励未成年人“饿瘦”,比如“胖孩子饿瘦30斤,只需4周”“饿一饿,孩子长得更高”等。还有部分账号将“带货”融入所谓的减肥经验分享帖中。比如在某声称专注于青少年减重的营养师视频中,一名未成年人士拿出某款“鸡肉膳食丸”吃得也不亦乐乎,背景音则开始讲述这款代餐产品的营养性与饱腹性,“零脂零卡,加速减肥”。

对此,北京某三甲医院营养科一名医生告诉记者,青少年阶段是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对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需求极为旺盛。盲目减少食量或食用“三无”减肥食品,会导致重要营养素摄入不足,不仅会影响青少年身高增长、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可能导致智力发育迟缓。

“目前市场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减重服务,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和权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减肥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行医等行为,特别是提高儿童减重师等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邓勇说,推崇“白幼瘦”审美的商业力量,可能是减肥机构、医美机构,主推“小码”服装的流行品牌,它们无一例外能从这种审美思潮中获益。这些商业主体通过传播身材焦虑扩大市场影响,但缺乏对牺牲消费者健康应有的反思。

邓勇还提到,学校和家庭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健康教育,普及科学的减肥知识和健康观念,让他们了解过度减肥的危害;要培养青少年的健康生活方式,鼓励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增加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和解决他们在减肥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念。

因为身材焦虑,初中生饿瘦到七十斤

记者调查青少年减肥乱象

一些青少年求助手术刀和注射针缓解“颜值焦虑” 专家建议

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定向医美宣传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身体发育尚未成熟,对美的认知尚在萌芽阶段,一些青少年就已经开始求助手术刀和注射针缓解“颜值焦虑”。

在“颜值即正义”的鼓噪声中,医美的低龄化趋势正成为一个亟须正视的社会问题。社交平台上,一些医美机构,网红博主将医美的注射填充、开刀整形描述得稀松平常,甚至专门将宣传角度转向未成年人,将未成年群体推向一条充满未知风险的道路。

针对未成年人医美乱象相关问题及其治理,《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洁。

记者:暑期青少年医美热背后的种种乱象,是否折射出医美行业在未成年人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缺失?

黄尹旭:尽管《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医美需监护人同意,但实践中仍存在问题:部分机构伪造身份信息,简化监护人签字流程规避审查。同时,跨部门监管协作存在不足,卫生健康部门侧重机构资质审核,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广告合规,导致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违法成本过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记者:部分医美机构营销未成年人套餐,宣传未成年人项目,制造未成年人容貌焦虑。这种宣传是否存在问题?

方洁:医美机构针对未成年人的定向宣传及诱导已经给未成年人造成了不良的价值观引导以及巨大身体损害风险,对这种宣传方式应当进行限制甚至禁止。

“暑假变美”“早做手术早变美”等话术通过制造容貌焦虑诱导消费,涉嫌构成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等不良宣传行为。对此,建议通过专项立法、地方性立法对含有未成年人项目的医美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并且将“暑假变美”等话术明确界定为虚假广告并严惩。将用此类话术进行宣传的医美机构列入负面清单,定期进行执法检查。

黄尹旭:可将突出制造容貌焦虑的宣传内容直接认定为广告法第九条第七项的“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广告宣传的引导和规制。监管部门应针对医美机构是否违法对未成年人开展医美进行专项检查。

记者:对以未成年人为目标的线上医美广告和内容,平台如何承担审核责任?

方洁:对于以未成年人为目标的线上医美广告,平台应当担起主体责任,对该类广告进

行过滤或风险提示。

首先,互联网平台应当事前核验发布广告的医美机构的资质,对于医疗机构发出的宣传信息,平台就应采取审慎态度;其次,对于宣传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对诱导青少年、传递不良价值观的关键词进行拦截、过滤,禁止医美机构发布未取得审查证明的广告,依法对未履行义务的平台进行行政处罚。

可以在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框架内,通过年龄验证等技术手段建立“未成年人不可见”屏障,禁止向未成年人推送非治疗性医美广告,同时对广告中的图例注明风险提示,未标注者按虚假广告查处。

黄尹旭:监管部门可联合相应平台建立未成年人内容过滤系统,经由人工智能识别、关键词屏蔽等技术,对含“医美”“变美”等敏感词的内容自动触发年龄验证;要求平台对自媒体发布的医美体验分享内容中明显具有商业性质的,强制添加“商业推广”标识,并同步标注《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推广医美广告区块链存证系统,实现广告内容全流程可追溯,保障监管部门实时监管。

记者:该如何给盲目的青少年医美热降温?

方洁: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美机构信用档案”,明确记录接纳未成年人、协助造假

机构的失信行为。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医疗机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为建立针对未成年人医美的医疗信用监管提供了良好基础,将医疗机构信用等级动态评为A、B、C、D及M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A级机构简化许可程序并降低抽查比例,对D级机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抽查比例不低于200%且不作为评优推荐对象。将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协助伪造病历等行为纳入失信信息,便可以对D级医美机构实施重点监管甚至行业禁入,大大提高其违法成本。

对于广告主、平台、网红博主等营销主体,建议以该信用体系为框架搭建共责档案,对发布虚假医美广告、向未成年人推送违规内容的主体同步实现事前的监管及事后的追责。

黄尹旭:未成年人接触网络需要家长加强监督,建议家长为孩子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以更好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学校应将健康审美纳入德育课程,通过艺术鉴赏、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建立多元价值认知。同时,鼓励建立医学科普进校园机制,由整形外科专家定期开展风险警示教育。

行业协会可制定未成年人医美伦理规范,要求机构对未成年申请者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